坡仙集卷之四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三德爲善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于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

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柳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矣、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目乎

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季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于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莫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孔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于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于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

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范甯以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

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爲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爲傳者

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唯昭公之末季、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曆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郤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郤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王無愆信於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按行擇

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于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宏其民之諫讁而災異之作也、

易解

四營爲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于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于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稱于子午、而壯于巳亥、始于復姤、而終于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于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

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至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

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一作哉）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于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皐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

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宜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遏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好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已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

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彼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者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儆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瘭人之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疚、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于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

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纍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

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秦始皇帝論　亦通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衆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返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屨舃、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

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退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

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
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
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
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
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
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
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狼、
故爲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
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
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
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
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
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蹶、或
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爲
金、爲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
膿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

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眞人、諭內丹者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炁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鉛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炁之道也、眞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兎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爲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如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如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溢于玄膺、若鼻

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者、水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浹于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道德論　當時有感之論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于脈、如

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猶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獄災莫深于興土功毒莫深于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奸言以濟暴行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華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于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

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于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于惠愛、如是則寻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表狀劄子

密州謝上表

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艸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其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聞、臣軾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忝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

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孥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誰云疎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佩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慙、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濶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

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奬諭表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勅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疎虞特賜奬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盡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

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季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凛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

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益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葦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到黃州謝表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

曰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
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
不容案罪責情固安伏斧鑽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
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麃鼯
之野係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
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廢外
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
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季之非永爲
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
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
有死無易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臣軾言去季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聖
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
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
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
會施行至今季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

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清奸究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畧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虞舜之王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厌於饑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

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内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册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絶交疾病連牽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徵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宫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雖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乞常州居住表

臣載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艸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

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伍季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奬諭又嘗選用沂州

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務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
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
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
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
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
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
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
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
而臣抱百季之永嘆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疚生
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葢帷猶有
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
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

到常州謝表　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
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
日到常州訖者積釁難塵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卽
便安祗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

合誅夷、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菅蒯之微、庶幾簪屨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

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弃六季、已忘形於田野、沂沿萬里、僅脫命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艸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攸所。

登州謝上表

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

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季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名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右臣近奉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所東西況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狷賦命奇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

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知識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詰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省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酬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榮直授、蹤衆驟遷、非次之陞、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謝中書舍人表　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

之政、但謂内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吏、恬不知怪、習爲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艸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季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銷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

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劒以長號、分簪屨之永弃、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爲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修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趨同列之先、遠繼前修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爲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于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于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險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者奏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亮其悃愊、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祗受、

謝宣召入院狀　二首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侍詔董士隆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傔、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艸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秘、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疏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宏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顓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名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炳生不移

謝對衣金帶馬表　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駟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幷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縉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獻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攬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

之心、

命服出笥、榮動縉紳、左驂在廷、光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臣軾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憃愚不學、已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分鵷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寶老氏之慈儉、而侈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纆、敢有意於澄清、束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

謝賜御書詩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竿金尊需若雲天之澤、寶章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宸翰煥乎奎璧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

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

謝三伏早出院表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風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已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遂疏愚之性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璧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敏雖切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糞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擠

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效亡必期報塞、北扉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榮爲懼、有靦在顏、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繼蒙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光、常恐餅罌之溢、故求閑散以避災迍、豈謂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致茲衰病、不失清華、然臣辭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修、屨氷知戒、庶全孤節、少答殊私、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爲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

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爲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藎務報國勤永惟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

杭州謝上表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二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惷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名於晚節

杭州謝放罪表　二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

上章待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宻曲荷天慈不從吏議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祗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

亂羣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奸猾之敢行方俟譴訶豈期寬宥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取若平居儻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

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

賀興龍節表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生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天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季之觴雖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艸木之情日月所照

賀坤成節表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賀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托國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于茲六季放億萬之羽毛未若銷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祝

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伏念臣頃以兩目昏暗、左臂不仁、堅辭禁林、得請便
郡、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季於茲、一事無補、才有限
而難強、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
乞別求安便、敢謂仁聖、實亦衰病勉強不前、兼竊覩
寵、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
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爲執政、在
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
處、伏望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
宿泗間、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狀不錄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

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
郡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慈、怵迫威命、
已經三郤、其敢固違、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閤門祗
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避、愚迷
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
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心、逡巡力辭、益終存典、刑
分義之守、謹錄奏聞、謹奏、

謝宣召入學士院二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伾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廳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猶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宠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謹錄奏謝以聞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
使華臨賁天語丁寧、聳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
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
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内朝供奉之班、極
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
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關庭、
二年江海、憂深投杼、益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
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
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
雖有寬饒之狂、察臣柏慮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
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效生不易、雖桑榆
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
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
師季路、止服縕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日眩重金之
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儁賢、故損廐庫之儲、以廣英

雄之彀、致茲孱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于衷、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鷮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駜之頌、

謝兼侍讀表

用非其分、寵至若驚、滿溢之憂、逡巡莫避、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于中、轍以丞轄立朝、督綱條于外、恭承明詔、不許固辭、以爲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恩重丘山、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恩、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　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學士知潁州者、引嫌求避、顧舊典之甚明、易職寵行、荷新恩之至厚、疎愚自省、慙悚交并、中謝伏念臣、學陋無聞、性迂難合、受四朝之知遇、竊五郡之蕃宣、吳會二年、但坐糜於廩祿、禁林數月、曾未補於絲毫、敢冀殊私、

復還舊物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幽微知臣獨受於聖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以少安凡力請八章而後從使不爲一乞而遽去在臣進退可謂光榮雖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恩報尚生灰之不移

儻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簡書之畏恩還舊職寵寄近蕃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中謝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有不爲朕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皇帝陛下緝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集孔子之大成而臣尚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齒恐遂齎志而莫償犬馬徵心猶恐蓋棺而後定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慙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長轡以御卒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叅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季寵常過分

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賴州謝到任表　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賴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慙無國士之風、揣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吏民、惟知感忭、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裳、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願違、既未決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參天地而有信、喜怒不陳、體水鏡之無心、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焉、

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季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伏以汝賴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覽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秊、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名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

上清儲祥宮成賀德音表　二首

臣軾言、伏覩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慶新宮之落成、霈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爲和氣、坐致豐秊、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爲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已爲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辭天下之養、卑宮何陋、大練爲安、故能捐萬金之貲、以成二聖之意、爲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不知勞、鑾輅親臨、神靈昭格、覩士女之和會、既同其休、念囹圄之幽囚、或非其罪、用孚大號、以達惠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帑廩、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網、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老之歡謠、永望闕庭、實同悃

尺、

琳館告成、神人交慶、綸音下霈、過故盡除、臣聞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私已、或秘祝以蘄秊、然猶形於詠歌、被之金石、而況文孫繼志、神母考祥、追六聖之心、本枝百世、均萬方之慶、囹圄一空、豈惟洗濯於丹書、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皇帝陛下、知人堯哲、克已禹勤、積德之宮、以文章爲藻飾、庇民之厦、以仁義爲基扃、眷樸斲之成能、亦聖神之餘事、臣久叅法從、夙侍經幃、樂石銘詩、雖幸執太史之筆、大圭薦祼、不獲踐屬車之塵、徒與吏民、共茲慶澤、

賀興龍節表

臣軾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儉不爭之寶、輿情共獻、蓋憂勤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來、自然天人之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爲神武、道莫尊於問學、故以所聞爲高明、錫厥庶民、嚮用五福、臣備員內閣、出守

近畿、雖違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此意則同、

賀駕幸太學表　二首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駕幸太學者、輦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賦於西戎、濟濟多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傳海宇、慶溢臣工、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爲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爲心、心既立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羣材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鴈音之華中修潛德孰知麟趾之風

謝賜曆日表

迎日推筴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祁寒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子以國爲家賑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銷兵去殺天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

謝楊州到任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窮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日已歷三朝近八年間復忝四郡

平生所願滿足無餘志大才疎信天命而自遂人微
地重恃聖眷以少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以謂朝廷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隣封二浙饑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駑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
一麾出守方愧偷安十國爲連復膺寵寄恩榮既溢慙汗靡寧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鯫生冒居禁從頃緣多病力求賴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蓋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健純粹天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長之用如臣衰朽尚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憂懼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

謝賜鄜刑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賜臣欽鄜刑獄詔書一道者時令臯行雖云故事天心惻怛本出至誠德既洽於好生民雖疚而無憾伏以刻木畫地忘士不居鑠石流金

平人猶病、宏軫聖神之念、實爲哀敬之先、訓誥丁寧、吏民感動、恭惟皇帝陛下禹湯罪己、堯舜性仁、以不忍人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登止緩獄實期無刑、臣敢不推廣上恩、厚風俗於無犯、申嚴法意、消盜賊於未萌、少假歲時、庶空囹圄、暑雨其洽、既軫小民之病、麥秋已至、復虞輕繫之淹、暴露之勤、紓絺袢延、不忘縲紲之苦、吏既罔懈、民知祇服訓詞、灼知天意、臣某中謝、伏以仁聖之德、哀矜爲先、常內恕以及人、故濟深居而念遠、齊戒處掩則知無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飢風養物、散爲扇暍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奉漢律之嚴毋、令瘐死、推慈母之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椎少文、衣敝縕袍、未嘗有恥、乘款段馬、自以爲安、豈意

晚年屢膺此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總攬羣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

謝兼侍讀表 二首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爝火之助大厦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鍾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流汗恩榮再辭莫獲強顏衰朽一節以趨臣軾中謝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閑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而師氏之官職在論說命臣兼領聖意可知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約已裕民忘家憂國

知先王之兵、必本於道德、故以儒臣爲七兵、知人主之學、必通於民情、故目郡守爲五學、而臣迂踈、不可強合、早緣衰病、難以久居、終當自効於所長之間、或可報恩於未死之日、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准聖旨劄子指揮、爲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薦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缺、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令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辦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去、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爲虛授、取進止

可憐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二首

衰年自引、久抱此心、異數併加、實爲非意、辭不獲命、愧何以堪、臣軾中謝、竊惟以殿命官、本緣麟趾之舊、因時修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於今爲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未有名冠兩

職之重而況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迂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於愚直之中論治道於文字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患失之鄙夫故授以禮樂清閑之司使專於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願輸歲月之勤度已所安終遂江湖之請

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併爲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慙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秖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輟講讀之

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愼、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自省、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邇聲色、愼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芪朮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飲御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可憐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二首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

匹服官奠篚響動佩章圉士效牽光生韉策伏以三賜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汝必有功服之無斁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強於馳驅枯木朽株本不願於文繡寵加意外愧溢顏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因能任官稱物平施操名器以勵士上有誠心正銜勒以馭人下無遺力臣敢不思稱其服益勵厥躬雖愧立朝乏能言之近用猶希辨道輸老智於暮年

服章在笥賁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屢致於匪頒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於求賢卑宮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於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於兼金當思所報

定州謝到任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畫諾才微祿厚恩重命輕臣軾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三

換符竹、坐席未煖、名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憃自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材、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尚未棄捐、臣敢不勤郵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期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

謝賜曆日表

夙頒溫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蚤晚、臣載中謝、

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閏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輔相財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同、暨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敢不時使薄斂、思患預防、勤郵鰥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惠、庶戎夏以皆安、

謝賜衣襖表

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勑、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

軾中謝、伏以禮著始衰、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栗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惰偷、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鶏之誚、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義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衆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在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益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於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玆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厥遺

之馬猶獲蓋帷觳觫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隣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可憐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可憐可憐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勑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勑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勑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

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
從縲紲復齒縉紳臣軾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
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
自取不敢怨尤會眞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
獨在幽遠最爲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
終蒙紀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
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坐獲
銷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
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
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謝御賜表

臣伏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再蒙中使
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叅之日辰臣下
履淵氷上負芒刺蹄涔雖小能延兩耀之光寸草何
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倭豚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激
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
愚在法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積有歲時勿
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

生尚冀此身未塡溝壑期於異日別效涓埃

上皇帝賀冬表

易稱來復蓋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爲以待陰陽之定恭惟皇帝陛下堯仁冠古舜孝通神種德兆民躬行文景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自豐天不違而壽無極臣久緣衰病待罪江湖莫瞻北極之光但馨南山之祝

上太皇太后賀正表

堯曆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重明之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助本義易之益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時逢吉旦福集清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

樂語

教坊致語　中和化育萬壽排場

臣聞人和則氣和故王道得而四時正今樂猶古樂故民心悅而八音平幸此聖朝陶然化國飭三農於保介維莫之春興五福於太平既醉以酒恭惟皇帝

陛下、乘乾有作、出震無私、憲章六聖之典謨、斟酌百王之禮樂、天方祚於舜孝、人已誦於堯言、故得彝倫敘而水土平、北流軌道、壬人退而蠻夷服、西旅在庭、稍寬中吳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麴蘗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賤工、叨塵法部、幸獲望雲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揆蕪才、上進口號、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還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菜菊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材上塵口號、

蕪材上塵口號、

王氏生子致語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事協紫衙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伏以某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瑞之早孤、潛炊相助、嘆張鎬之沒與、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

擘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
萬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繡鳳、將從老子以
俱仙、東坡居士、尊俎千峰、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
餅、共傾九醞之仙醪、尋香而來、苒天風之引步、此興
不淺、炯江月之升樓、

寒食宴提刑致語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
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
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事業存乎
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
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隣邦、締交冊府、莫逆之契、義等
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地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
七子之詩、欲使異時、爭傳盛事、

坡仙集卷之四